

八千里路雲和月

# 八千里路雲和月

祖國江山戀心

●陳香梅

## 秘密之旅任務愉快

一九八〇年加州州長雷根競選總統大勝，我是他助選委員之一，和他們夫婦倆也算是多年朋友，他還未正式就職就委任我到北京帶了他的親筆函給鄧小平，那是八〇年十二月。

中國第一任駐美大使是柴澤民，正好

他也有任務找我，他的任務是請我回中國訪問，邀請人是鄧小平主任，同時他有一封私人信要面交給我，寫信人是我的舅父廖承志，時任人大副委員長，主任是鄧

小平。

柴澤民是山西人，來華盛頓之前做過中國駐埃及大使，卸任回國後曾擔任過中國對外友協會長、外交協會會長，現任中美合作福來公關公司董事長。今年已八十

四歲，但健康情況甚好。現在每次到北京

既熟悉又陌生的北京。

時和他夫人都有敘會，算來已是二十一年的朋友了。當年中國駐美公使是翼朝鑄，他曾留學美國，英語甚佳，因為柴大使不懂英文，翼公使常和他同進同出。翼公使最愛吃朱古力糖，在我家中飯後他可以吃了。

那是一個白雪飛飄的早晨，我們從東京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機從東京飛到北京。在我的記憶中北京的雪特別有一種親切感。或許因為兒時在那個古老的京城渡過了多個冬天、多個雪天。雪落在屋簷上，落在窗前，我們堆雪人、拋雪球，顧不得雙手凍，顧不得臉孔發痛，就讓雪花在頭上算是秘密之旅。第二因為雷根還未正式上任，第二美方對於海峽兩岸的統獨問題仍是相當敏感，不願節外生枝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除夕我到了北京，身上飄也飄，這是我記憶中北國的冬天，

北國的雪天，而如今我回來了。回到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祖國江山北京。

因此我又第三次為美國總統當秘密特使。第一次是為尼克森服務去越南，第二次是為福特去台灣，這一次為雷根服務去新加坡參議員史蒂芬夫婦是第一次訪問中國，任務愉快，心情也較輕鬆，沒有壓力。

我因為當年做尼克森的密使有了慘痛的經驗，北京之行我堅持有一位官方見證人

同行，雖然那一次也算秘密之旅，時值年終假期，國會都已休會，我本來想請參院議長貝加（現任美駐日本大使）同行。不幸他的夫人要入院動手術，只好作罷。於是我才找史蒂芬副議長，他曾於一九四四年在陳納德將軍的十四航空隊服役，對中國有情感。他告訴我他年底要結婚，我建議他和新婚夫人到中國去渡蜜月。就這樣他們兩人和我同去北京，算來也是歷史之旅。

### 鄧小平風趣又幽默

因為行程保密，我們是任務完畢後，離北京前才在機場召開了記者招待會，那是1981年元月一日，從北京我們又經東京去了台北。

在北京我們當天被安排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。同日下午就由我的舅父廖承志陪同到人民大會堂謁見鄧小平主任。廖承志時任人大副委員長，我們已三十多年沒見面，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後我們就分散了，當年他在香港做地下工作，而我只是小孩，當然不清楚他在香港的重要任務，一九八三年人大開大會時已選定他做人大委員長，可惜他因操勞過度，大會還未結束

，他突然心臟病發與世長辭。

師，真是悲喜交集，彷如隔世。

平雖然和鄧老是初次見面，但他不但友善而爽快，說話非常風趣，且有幽默感。議員說：「我們讓陳女士坐主位，因為美國有一百位參議員，只有三位陳香梅。」

我說明來意後，又把雷根總統的親筆函交給他。他也請我們向雷根致謝意和問候。

晚上鄧小平做東請我吃晚飯，由廖承志和夫人經普椿夫婦作陪，那晚鄧老談笑風生。

他問我：「你知道你的舅舅有氣管炎嗎？」

我望了廖公一眼，他很好嘛，那兒來的氣管炎，後來才知道鄧老說的是「妻管嚴」，並解說舅媽不讓舅父多吸煙，每日以三支煙為限，因此鄧老又補充說：「你舅舅常常偷我的香煙，我的夫人不管我，我隨便愛抽多少就多少。」

### 舊雨新知盛情難卻

在北京他們又安排我去我的母校孔德小學參觀，孔德是名校，現已改為二十七

、華盛頓郵報、洛杉磯時報等都以第一版頭條新聞刊登了我中國之行。還把我和鄧老握手的照片刊登出來。這樣一來秘密之旅，正式公開了。

到了當年小學一年級的班級主任李潔吾老師，在北京東城東華門大街。我還有幸見到了當年小學一年級的班級主任李潔吾老師，一年一月被任命為白宮出口委會副主席。

美國的大報如紐約時報、華爾街郵報、華盛頓郵報、洛杉磯時報等都以第一版頭條新聞刊登了我中國之行。還把我和鄧老握手的照片刊登出來。這樣一來秘密之